

欧阳云飞武侠小说精品集

灵光侠影

下

(台湾) 欧阳云飞 著

欧阳云飞武侠小说精品集

灵光侠影

下

(台湾) 欧阳云飞 著



I247.5
011
3

目 录

- 第一章 观窥真传父女试艺
(102) 孤身探府面识庐山…………… (1)
- 第二章 觅迹追踪神人神手
(112) 谁是谁非茅塞顿开…………… (35)
- 第三章 高人之上自有高手
(142) 子母双剑暗结情缘…………… (68)
- 第四章 少女飞仙惨遭不幸
(148) 冷血侠客抱打不平…………… (98)
- 第五章 善心好意放虎归山
(155) 豆蔻年华幸得奇功…………… (121)
- 第六章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164) 好戏难唱斗在井阳…………… (152)
- 第七章 婷婷倩女意蜜情深
(172) 兄长牵线大侠难从…………… (182)
- 第八章 踏破铁鞋无处可寻
(188) 姑娘有心却又无情…………… (204)
- 第九章 托重任宗祖授奇功
(197) 绝情女剑伤痴情郎…………… (234)
- 第十章 聪灵侠女误入迷途
(202) 豪士仗义肝胆相助…………… (274)
- 第十一章 寻踪扑影昔日之仇
(212) 奇人奇功败于大侠…………… (299)

目 录

第十二章	弃霸投师夫妻联斗	章一第
(11)	怪人怪法扑朔迷离	(326)
第十三章	不约而会同劫法场	章二第
(23)	欲擒不见竟在眼前	(343)
第十四章	魔中之魔形而无迹	章三第
(20)	怪而又怪无意也见	(365)
第十五章	错中有错得而复失	章四第
(20)	侠士孤身智取怪魔	(382)
第十六章	绝境比武奇中更奇	章五第
(151)	道人显法二怪双擒	(422)
第十七章	大侠追踪步艰事难	章六第
(521)	此时无情更胜有情	(448)
第十八章	事出有道来者不善	章七第
(181)	司马世家祸起萧墙	(468)
第十九章	恶人有报自食其果	章八第
(405)	千里寻母后会有期	(493)
第二十章	花石台地一决雌雄	章九第
(455)	母子相认再领风骚	(512)
第二一章	宗侠高人传功授艺	章十第
(455)	玉皇山下群英相聚	(552)
第二二章	惩治邪恶灵光面世	章十一第
(495)	冬去春来万事如意	(577)

第十一章 寻踪扑影昔日之仇 奇人奇功败于大侠

在欧阳松耐心照顾下，夏仁奇的伤势，大有起色，不过是三天的光景，夏仁奇已可下地行走，对于这么一位古道热肠、心存侠义的陌生友人，夏仁奇内心真是一百二十万分的感激。

反过来，欧阳松对于夏仁奇，竟然也完全改了观念，他是抱着一种忏悔的心情来照料夏仁奇的，只是三日来他却很少与夏仁奇交谈，彼此默默地相处着。

这一夜，在灯下看了一卷书，夏仁奇正自闭目假寐，觉得心中很是沉闷，欧阳松长叹了一声，闻声开问道：“怎么，觉得哪里不舒服吗？”

夏仁奇望着欧阳松笑了笑：“欧阳见你不要误会，我只是心里烦，这几天要不是你，我真……”

欧阳松走到床前一笑道：“还说这些作甚？只要你好了，就行了，什么事也别放在心里！”

夏仁奇点了点头，遂不多言。

夏仁奇心情极为不好，石牟花的影子在他心中始终来去不定，他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他看得出来，她一直追踪自己，是福还是祸他一时也搞不清。若从心里把她抹掉，他那颗义胆之心不允许，可是她那冷漠的样子和云方宗祖的劝告，使他的心又惊了下来，他有爱，可是他又觉得“爱”是捉摸不定的东西。

欧阳松见他沉默，忽然道：“夏兄，你伤愈之后，打算上哪里去？”

夏仁奇一笑道：“浪迹天涯，四海为家！”

他说罢，面上浮起了一片凄惨的笑容，他脑子里还放不下石牟花，只是这话，却又不便与欧阳松说。

欧阳松闻言后，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夏仁奇，良久才叹了一口气道：“实在说，夏兄，我是多么地羡慕你，比起我来你该是幸福了！”

夏仁奇怔了一下，冷冷一笑，道：“你何必又打趣我！”

欧阳松面色微红，有些讷讷道：“能得到姑娘关怀的人，怎不幸福？”

夏仁奇鼻中哼了一声，垂下眼皮道：“这能说关怀吗？哈哈……”

他几乎有些愤怒了，接着惨笑道：“这件事以后不要再提了，欧阳兄，你看我身上的伤，这份并不是我摔伤的，而是……”

说到此，咬了咬牙，哼了一声，不再言语。

他本想说石牟花的辣手无情，可是那夜石牟花的来此，虽是短暂的相晤，可是那种温馨亲密，却已足足令他陶醉，那种感觉，使得他无法对石牟花做无情的断语。

欧阳松点了点头道：“夏兄为石牟花所伤之事，石姑娘已对我说过了！”

夏仁奇“哦”地一惊，欧阳松接下去道：“就是我来此，也是石姑娘所托，她对你整心怀深情的！你千万不要错怪了她！”

转过身来，欧阳松推开了窗，目视夜空，又接道：“所以我说你是幸福的人！”

夏仁奇蓦地坐直了身子，道：“这是真的？你……怎不早告诉我？”

欧阳松苦笑道：“现在也不晚！”

突然回过了身子，剑自微轩，道：“仁奇兄，过去是我错了，现在才知道一个人爱一个人，是怎么也不能勉强的。过去我误会你是一个朝秦暮楚的登徒子，可是现在，我想我是错了，你可以原谅我吧？”

他说完，伸出一双手，目光炯炯地看着夏仁奇，夏仁奇呆了一呆，才伸出手来握住了他那双诚挚的手掌。

欧阳松朗笑了一声，显得很高兴，又似有些凄凉地道：“好了，我总算心安了！”

夏仁奇剑眉舒道：“欧阳兄，我钦佩你这种度量，夏某绝非你所想的那种人。”

说到此，摇了摇头苦笑道：“至于我与石牟花之间……”

他本想说出自己与她之间的关系，可是话到口边又忍住了，微微叹了一口气，讷讷道：“欧阳兄，我们之间，只怕都有难言的苦衷，今后到底如何，尚难预料，你知道，她是一个倔犟的女子……”

欧阳松点了点头，愤然道：“一个洁身自爱，永远不落凡俗的女人！”

接着，他重重地在桌上拍了一下，狂笑了道：“夏兄弟，老实说，我刚才看见她送给你的那把子母剑，整个心都碎了。可是现在，又说不出的为你们高兴，你们两个若能结合，才是理想的一对，你比我强多了！”

夏仁奇冷笑了一声，道：“你竟然偷看我的东西！”

欧阳松面色微红道：“我情不自禁，兄弟，这样也好，我也就死了心了，我也好放了心办我的事，就算是死了，也无遗憾！”

欧阳松与夏仁奇既有同感，又有他自己的苦衷，他从内心里喜欢石牟花，可是，剃头的挑子，总是一头热，他热的发烫，而她却冷若冰霜，他实不明白！

夏仁奇一惊道：“你说什么？”

欧阳松微微一呆，摇头笑道：“我只是随便说说罢了！”

夏仁奇看了看他的脸，注目道：“莫非欧阳兄眼前有什么为难之事不成？”

欧阳松晒然一笑，摇了摇头道：“没有，没有，不过一点小事有待办理罢了！”

夏仁奇歉然道：“这几日也实在是拖累你了。”

欧阳松一笑道：“这又算什么，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现在你伤势好了，我的责任也完了，更为此交了你这个朋友，岂不是一件快慰之事么！夏兄，你好好地养息，也许三四天就痊愈了，那时候，也许我们还能同行一程路，我有事要到淮北去一趟！”

夏仁奇似乎发觉欧阳松今天有点不对，说话有些颠三倒四，他似乎有一件心事盘踞心中，总觉得他心情有些不开朗。

夏仁奇不由暗暗留心，他知道要想问是问不出名堂来的，自己这数日来，承他废寝忘食地照顾，才能转危为安，正想大恩回报，如果能为他化解了这件盘据在内心的难事，也算多少报答他一份情谊，如此岂不是好？

这么想来，夏仁奇遂不再言语，欧阳松忽地想起一事，道：“你——息一下，我还要上药铺给你配药去！”

夏仁奇正要劝阻，欧阳松已推门而出。

他走后，夏仁奇不禁又泛起了一份伤感，暗忖那石牟花此刻也不知如何了，她既然托咐欧阳松来看顾自己，想必已离此地去了，今后自己再想找她，看来真是万难了。

想到此，不由喃喃自语道：“恩师呀恩师，你把爱女终身托咐于我，看来是大错特错了！”

此时此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了，从而又想到了青山的云方老人所嘱自己的事情，内心更止不住阵阵纳闷，眼前港事，竟是没有一件可以令自己开朗乐观的，想来想去，也是没有一点头绪。

忽然，他听见门外传来一阵轻微的声音。

虽是在伤病之中，他的听觉仍然是极为灵敏，立时他就可以断定出来，有一个人轻步向着这间房门走来。

这个突然的发现，使他由不住吃了一惊，暗忖：莫非是欧阳松回来了？他又为何要如此？

想到此，有意装成半睡的模样，微微闭上了眸子，静观发展。

那是一种凝神提气的轻步，如非有那么高的武功造诣，是绝对听不出来的，现在他几乎可以断定，那人已立在了门前。

夏仁奇微微运集真力，贯之右臂，只要一旦发现不对，这一掌就

可制对方的死命。

果然在他做了这种决定之时，那扇门，竟然无风自开，发出了轻轻的“吱！”一声，门开后，久久不见有人进来，床上的夏仁奇仍然是不动声色，他身子倚在床栏上，装成睡着的模样，几上一盏油灯，被风吹得闪闪欲熄，室内显得时明时暗。

就在这个时候，一团黑色的影子，象是一个幽灵似的，暮然地飘了进来。

这人身子落地后向墙上一贴，夏仁奇才看清了来人那副样子，不由暗吃了一惊，真想不到世界上竟然会有如此丑陋之人。

夏仁奇预感到什么，那是一种不好的征兆，像是一只大灰狼向他扑来！他本能地望了自己的那把剑，注视那个人。

只见这人生就不满四尺的身材，一颗大头，足有巴斗那么大，其上乱发如草，色呈灰白，一根根都似刺猬似倒立着。

这人身上穿着一件皂色的长衣，长可及地，包裹着他那矮小的身子，看起来有些个不伦不类，然而这个人，夏仁奇却知道，江湖武林之中，高人很多，多如牛毛，各有各的绝招。他想到，他完成学功回家路上见到的一种奇观的场面。那是他路过幽城时，他刚一入城，见到城内闹着数十人，他挤上前一看，原来是几个地头蛇在抢一个少女，几个路见不平的人，全被那伙地头蛇打翻在地，正在少女要被抓走时，一个只有一条腿的汉子从人群中跳了出去，不到一袋烟的工夫，单腿汉把七、八个地头蛇全都打得鼻青脸肿，他当时就觉到，看人不可貌相。面对眼前这位侏儒小人，却不能轻视他，由他那双突出的眸子看去，此人当是一个身怀奇技的武林高手。

夏仁奇表面上是纹丝不动，可是暗地里此人一举一动全在目中。他奇怪地是对于这个人陌生得很，他来此是什么用意呢？

这怪人向夏仁奇身上望了一眼，似乎有些惊异，一双眸子又在那张空榻上望了望，显得有些失望，遂见他面上带出一丝冷笑，举步向着夏仁奇身边走来。

这种情形之下，不便再保持沉默了，就在这怪人即将靠近床边时，他猛然张开了眸子道：“什么人？”

大头怪客顿时一呆，突地站住身子，他那一双突出如珠的眸子逼视着夏仁奇，沉沉一笑，道：“很好，你醒了，你不要怕，你身上有伤，我不会怎么样你，我只问你几句话就走！”

夏仁奇冷笑道：“深更半夜，我与你素昧平生，你有什么事问我？”

大头怪客阴森一笑道：“我是来找一个姓欧阳的，小朋友，你可认得他——他叫欧阳松！”

夏仁奇心中一震，当时冷笑道：“我不认识什么姓欧阳的，你找错地方了！”

大头老人呆了一呆，面色骤变，摇了一下大头道：“不可能，他必定住在这里，你不要骗我！”

夏仁奇坐起身子，点了点头道：“不错，他是住在这里，只是今晨有事出去了……”

老人点头道：“好，他什么时候回来？”

夏仁奇摇了摇头道：“这个就不清楚了，也许一两天，也许就此而去，就不回来了。”

大头老人冷冷笑了一声道：“好吧，他回来后，就烦你转告他一声，三日后我在城西小庙等他，过了子时我就不等了！”

说到此，这大头老人仰天一阵大笑。

这声大笑，有如是当空一个霹雳，猛可里把夏仁奇吓了一跳，大头老人笑声一住，含着十分悲凄，接道：“他要是不去，我也不再去找他，那时候我要广发武林帖，请出几个好朋友来评断一下过去的一段是非，那时只怕他脸上不大好看呢！”

夏仁奇怔了一下，道：“足下贵姓，大名是……”

大头老人冷笑道：“我姓甘，你只一提他就知道了！”

说到这里，似乎有些怅怅地叹了一口气，转身一纵，消失于黑暗之中。夏仁奇本来还想问他几句，可是没想到他走得这么快，不禁甚是纳闷。

大头老人身子方纵不久，风门再敞，欧阳松面色苍白匆匆进来，夏仁奇惊声道：“欧阳兄！”

欧阳松一指按唇，微噓了一声，忙自把房门关上，然后侧耳听了听，等到确定没有异状这后，这才叹了一口气，道：“那人是什么时候来的？”

夏仁奇道：“来了不久！”

欧阳松放下了药，神色很是黯然，过了一会儿，冷冷笑道：“很好，我原本也要找他，现在他既然找来了，就更好不过！”

说着，忽然“啊呀”一声，匆匆跑到床边翻了翻，暗状仓皇已极，口中连连道：“糟了！糟了！”

夏仁奇从欧阳松的神态变化之中，发觉欧阳松似乎有种隐密之情。自从他得知姓甘的来过后，他面部表现无异，但夏仁奇发现，他的内心是慌乱的，夏仁奇从他的眼神变化中得到的结论。

夏仁奇道：“你找什么？”

欧阳松站直了身子，细想了想，又在身边摸了一下，才神色缓而地一笑道：“还好！还好！”

夏仁奇不禁大是奇怪，只是对方不明说，自己也不好细问，当时只是奇怪望着对方，欧阳松有些不大好意思笑了笑，道：“夏兄，你不要见笑，唉！我真是太沉不住气了，其实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言至此，又叹息了一声，道：“这一天，我早就应该想到的！”他似乎早已想到了有此一天。

夏仁奇忍不住问道：“这人是谁？找你又为了什么？”

欧阳松定了定神，微叹道：“此人姓甘名风雨，人称“快铁腿”，是一个身怀绝技难以应付的怪人。”

夏仁奇皱了一下眉，冷笑道：“既是武林中高人，午夜来此刺探，未免太不磊落了！”

欧阳松摇了摇头，苦笑道：“夏兄，你错怪他了，此人虽是貌相凶恶，可是内心并不是一个很坏的人，他来这里，并非是想暗害我，而且……”

“是想做什么？”

“而是……”欧阳松叹了一口气，冷笑道：“是想盗取一样东西！”

夏仁奇叹了一口气道：“我想你们之间，必定有一件隐秘的往事，欧阳兄如不便说，我也不问就是！”

欧阳松摇了摇头，道：“也没有什么不能讲的，只是我知道得太少……先师一去世，就更莫测究竟了！”

夏仁奇注目道：“令师莫非已……”

欧阳松点了点头道：“是的，已经去世了，只是此事那甘风雨也许还不知道！”

夏仁奇是个有胆有识的仗义汉子，欧阳松这样照料他，他内心是感激的，他想知道甘风雨与欧阳松有什么过节，必要时，他决不会袖手旁观，见欧阳极有难，他会舍身相助的。

说到这里，欧阳松忽然问道：“那甘风雨可曾留下什么话么？”

夏仁奇点头道：“三日后城西小庙等你，午夜不至，就自行离去！”

欧阳松笑道：“很好！”

夏仁奇微微冷笑道：“他还说，如果至时你不到，他将要广发武林帖，向你质问一段是非。”

欧阳松一声狂笑道：“这么说，我是非要见他不可了！”

旋即叹了一口气，把买来的药，倒在药缸里，微微一笑道：“三天时间还长，那时我想你身子应该复元了，我也没有别的事，正好与他作一个了断！”

夏仁奇咬了咬牙道：“欧阳兄对我恩重如山，三日后我自信身体可以复原了，这甘风雨，你就交与我来对付好了！”

欧阳松是一条硬汉子，自己的事牵连夏仁奇，与心不忍，再者，夏仁奇伤势并未痊愈，不能让他为自己影响了养伤。夏仁奇说的那么中肯，欧阳松眼圈都红了。

欧阳松冷冷一笑道：“此事与你无关，你又何必插手！”

夏仁奇尚要说话，欧阳松却冷然又道：“夏兄好意，我心领了，这

件事你如出面，是非黑白就说不清了，那时甘风雨更有说词，笑我无能了！”

他说完，把药罐里掺上了水，然后置于小火炉上慢慢地煎熬，他一面用扇子扇着小火炉，一面有所感慨的道：“我是一个自幼丧父离母，孤苦无依的孤儿，如非恩师收留我，传授了我这身本事，也许今天早已饿死在他乡了……”

他咬了一下牙，讷讷地又道：“所以说，我的一生蒙受师恩至多，现在就算为他老人家死了，也没有什么好埋怨的……”

言罢他又惨笑了笑，有些讳莫如深的味儿。过了一会儿，他把熬好的药，斟出了一碗，送到了夏仁奇面前道：“吃了吧！”

夏仁奇接过碗，慢慢地把药服下去，欧阳松却走到了窗前，默默地向窗外望着。

窗外月色朦胧，几株青竹，在夜风里瑟瑟地颤抖着，这客栈里，还有人在吹着笛子，呜呜的笛音，益发使人又增一份伤感。

欧阳松回过身来，干笑了一声道：“我生平个性孤癖，故此从未交过什么朋友，如果有，夏兄你是第一人！”

夏仁奇甚为感动地笑了笑，他对这个年轻人，越来越具好感，而他一生所喜爱的就是如同欧阳松这种肝胆相照的人。他忽然觉得在某一方面，这欧阳松和井阳府的司马兰有些类似，起码他们都有一颗赤诚的心和勇于助人的豪情。

想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道：“在井阳府我结识了一个至友叫司马兰，此人是一个仗义轻财的豪爽汉子，此番事了，我三人如能结为金兰之好岂不是好？”

欧阳松不由一喜，道：“你是说的司马兰？此人我久仰得很，只是无缘识面，哦！太好了，只是此事要待我会过甘风雨之后……”

言方至此，床上的夏仁奇突然剑眉一皱道：“有人……”

欧阳松也已惊觉，当时面色一变，只见他冷冷一笑，道：“我去去就来！”

话落右手一按窗沿，整个身子就象一只大狸猫似的窜了出去，身子一落入院中，果见茅草的屋顶上，伏着一个人影。

那人似乎蓦然发现有人出来，也似甚部惊，在屋顶上使了一式“狡兔越”嗖的一声，已窜出了三丈以外，紧接着—长身，又拔上了另一处屋檐之上。

欧阳松本料是甘风雨，可是这时由背影上看去并不象，心中大异，冷冷一笑，一个煞腰，已扑了上去。

甘风雨只是那几下子，便使欧阳松开了个眼界，他想，此人功高武深，不可轻视，但心里头又不服气，紧跟了上去。

檐上人影，身子再次倒仰，又窜出了丈许以外，前面是一堵围墙，

这人竟自腾身而过。

可是，欧阳松仍尾随着追了过来，口中轻笑着：“相好的，你慢走一步！”

双臂一振，也腾过了围墙，眼前是一道溪水，溪水一头却是一片密密的竹林。

欧阳松生恐这人遁入竹林，当时足下加劲，用“蜻蜓点水”的上乘绝技，身子一连三个起落，已赶到了这人身后，右掌向下一沉，夹着一股劲风，直向着这人背上击去。

夜行人身子向前一栽，身形甚为轻灵，只见他双手一张，已把身子滑过了一边，接着右手向外一分，反向着欧阳松腋下一掌拍来。

欧阳松冷笑道：“好厉害！”

口中说着，左手向前一托，他本意是想把对方身子逼得右倾，然后用重手法伤他，可是来人并非那么易斯，他那伸出的手不避反迎，手掌向后一扣，只听得“叭”的一声，两双手掌贴在了一块儿。

欧阳松只觉得对方那双手竟是柔若无骨，在滑润的肌肤下，却透出一股无比的劲道。

欧阳松这一个感觉，立时使他警觉出对方竟是一个女人。因为男人绝不可能有这么柔滑的肌肤，这一发现，顿时使得他脸上一红，借着对方的手劲，身子向外一闪，同时口中叱道：“你是谁？”

夜行人口中娇声喘着说道：“要你管！”

说时，她身子向前一欺，双掌齐出，直向欧阳松双肩上按来。

欧阳松后退了一步，用手分开了对方双腕，由于距离甚近，他看出了对方是一个身材颇高的姑娘。

这姑娘头上扎着一袭黑色的薄巾，弯弯的一双柳眉，一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欧阳松看在眼中，只觉得极为眼熟，偏偏一时记不起是在哪里见过。

有了这一层顾虑，欧阳松自是不便再下杀手，而对方那个大眼睛姑娘，也似没有兴趣打下去，她闪了个身，叱道：“失陪！”

娇躯一弯，箭似地窜了起来。

欧阳松一声冷笑道：“休走！”

身形微挺，跟踪而起。二人一前一后，霎时之间，已驰出了里许以外，接近竹林之边，欧阳松生恐她入林遁失，奋身纵上，一声朗笑道：“姑娘休走，欧阳松得罪了！”

双掌向外一探，向着少女肩上就搭。

长身少女旋风似的一个猛转，月光之下，只见她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不退反迎，共二指，直向欧阳松咽喉上点来。

欧阳松暗吃一惊，想不到对方手法如此厉害，连忙后退了数尺，口中道：“姑娘住手！”

少女收手退身，一双眸子在月光下益发显得明媚，她望着欧阳松冷冷道：“你这个人真是怪事，苦苦地追着我干什么？我莫非怕了你不成？”

欧阳松冷笑了一声道：“姑娘夜半三更隐伏在我们房上鬼鬼祟祟，意欲何为？”

少女面上似有些讪讪的样子，她鼻中哼了一声：“这也不关你的事……”

欧阳松怔了一下道：“怎么不关我的事？”

长身少女一双瞳子，骨碌碌地在他身上一转，冷哼了一声，扭身就走，欧阳松上一步正要出手，少女已似先知，霍地又一转过身来叱道：“你还要怎么样？”

欧阳松抱拳道：“请姑娘说明来意，否则恕不能放行！”

少女咬了一下嘴唇道：“我偏不说，你要怎么样？”

说时右腕一翻，已把背后一口长剑抽了出来，秀眉一场冷笑道：“你如果再不知进退，可就怪不得我剑下无情！”

剑一撤，转身又走。

欧阳松暗笑了笑，一掌向着少女背上打去。

长身少女这一次是真怒了，一声娇叱，猛地转身，掌中剑“长蛇吐信”，分心就刺，欧阳松纳腹吸胸，如随风飘絮似地荡至一边。

少女身形再进，掌中剑“怒剑狂花”带起了一天的剑影，向着欧阳松双肩胸前三处地方猛砍过来！

欧阳松被逼得踉跄退身，几乎跌倒在地，这才知道姑娘剑法厉害，急忙抽出剑来。

长身少女一连两招，逼得欧阳松无法立足，不由胆势大壮，娇躯连闪，第三招“秋荼遍野”，正要挥出，欧阳松身子倏地腾起，一出剑，直向少女侧肋上揭去！

少女身子一个侧滚，哗啦一声，翻出了丈许以外，她似乎没有恋战之意，身子翻滚之间，来至一旁，剑交左手，狞声道：“我对你已是忍了再忍，你可不要再逼我！”

见少女一剑递出，欧阳松便疾闪身躲开，偷手抽出自己的剑，亮开架式，迎剑还击，施展开自己那不足二百路的“流去剑法”，与少女厮杀起来。

欧阳松依仗自己的绝顶轻功，仍采用游斗术，虚虚实实，闪闪躲躲，并不死拼顽战。因为他深知少女剑法的特点，凌厉迅猛，擅长硬拼，招式严谨，以攻为主。所以他扬长避短，让少女频频进攻，连施杀手。而他却身轻似猿，快如闪电，每一招都能动少女之未动之时。

少女耗费了很大气力，但每招攻进，欧阳松却轻松地化解。不多时，便桥喘连连，香汗涔涔。

欧阳松见状，心中暗喜。他经这番厮杀，已大致摸透了剑法的路数。见少女汗涔气喘，剑势渐慢，便冷哼一声，手中剑影，绵绵不绝地卷向少女。

熟悉“流星剑法”的人都知道，这招“乱云飞渡”乃是一个守式。若变守为攻，剑势虽然惊人，似乎满天剑影，遮天盖地，而实则是惊险无险，并且所施杀招威力平平。

欧阳松所以要施出这一“乱云飞渡”，有他自己用意。他要用剑影震慑少女，将其缠住，少女见那剑影铺天盖地卷向自己，误以为对方要在剑中出奇制胜。所以便凝神聚力，盯着对方的剑影，出招专心格架，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大意。而这却正中欧阳松的下怀，他见少女胸前不时空门大露，心中暗喜。右手剑忽地，刺向少女下腹，见少女出剑下封，便突然左手一扬，突然向少女胸脯击去。

少女飞出一丈多远：“我与你有何怨仇？”

欧阳松呆了一呆，道：“姑娘午夜来访，必有原因，如不明说，请恕仍难放行！”

这长身少女一双眸子睁得又大又圆，娇哼一声，道：“我又不是贼，我不过是……”

说到这里忽然顿住，显得有些难以启齿，跺了一下脚，掉头又走，欧阳松嘿嘿一笑道：“姑娘不说明，我是绝不放你走的！”

身子倏地腾起，随后疾追，眼看着前行少女，已快到竹林旁边，欧阳松情急之下，正要奋力腾身，忽见少女右肩一沉，不由心中一惊，果然那姑娘娇躯一个翻仰，口中一声叱道：“着！”

黑夜里，但见两点银星，分左右飞来。

欧阳松身子一移，方自躲过，不意眼前银光一闪，第三枚寒星又到，耳闻那少女一叱道：“右闪！”

欧阳松惊怒之下，只疑少女放布疑阵，偏偏向左一闪，但听少女一声惊呼，他只觉得左肋下一阵刺痛，已为暗器打中。

暗器中身发出了“波”地一声，好似打中不深，只受了些皮肉之伤，欧阳松身子落下来，有些个莫名其妙，这时那姑娘已投身林内，杳然无踪。

欧阳松自忖追之不上，愣了愣，只得怅然而返。

在归途中，他用手摸了摸伤处，似中有一支小镖，虽是伤得不重，却也不便随便处置，当时匆匆赶客棧，越墙而入。

夏仁奇见他进来，不由吃了一惊道：“你受伤了？”

欧阳松摇头说：“一点小伤，不算什么！”

他心里可恨透那个少女了，要不是自己中了她的暗器，非好好教训她一番不可。

说时他走到灯下，细看了看，一小银镖，深插肋内，不由吃了一

惊，诧异既入肉如此之深，怎地不觉疼痛，岂非怪事？

想着信手把那小镖拔起，这一拔，才知道镖头原来嵌陷在一物之上，欧阳松探手一摸，月中“哦”了一声，遂由怀内取出绣花绢。那一镖无巧不巧，正中在绣花绢上，几乎贯穿而过。

欧阳松面色微变，牙关紧咬，好似十分心痛模样，冷笑了一声道：“好一个贱人！”

夏仁奇见他怀内藏有绣花绢？心中也甚是诧异，只是望着他发愣，欧阳松这时面色微微一红，忙把那绣花绢收入怀内。

夏仁奇装着没有看见，问道：“那人你追到了没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欧阳松随便在伤处上了点药，只不过是极轻微的一点破伤，闻言剑后一轩道：“是一个年纪很轻的姑娘，是追到了，却又为她逃了……”

夏仁奇诧异道：“这姑娘可曾说过什么没有？”

欧阳松想了想，道：“奇怪……我一定见过她，她是谁呢！”

说着，反复地看着那双小银镖，夏仁奇见状忽然心中一动：“欧阳兄把暗器给我看看！”

欧阳松递过来，道：“这姑娘并没有恶意，只是她又为什么来呢？奇怪！”

夏仁奇接过镖来，略为一看，不由道：“欧阳无不必费解，这姑娘不是外人！”

欧阳松忙问：“你莫非认识她？”

夏仁奇微微一笑，颌首道：“此女是我方才与你所说的那个司马兰的妹子，名叫司马倩，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女子！”

欧阳松“哦”一声道：“难怪我看她如此面熟，这就是了，那一日在青柳河与你泛舟共游的不就是她么？”

夏仁奇俊脸微红，点了点头道：“不错，正是她！”

说着把银镖丢还，欧阳松接回手内，又细看了看，发现镖尾上，果然有一个圆形的印记，其上有司马字，心知夏仁奇说得不错，当时鼻中哼了一声，一面收镖于怀，一面道：“有一天，我要再会一会这位女侠客，面谢她这一镖之恩！”

夏仁奇摇头道：“欧阳松兄弟，你千万不可以，此女并非是坏人，这一镖她亦绝非是有意要伤你！”

欧阳松忽然记起，司马倩发镖之后，曾招呼过自己向右面躲闪，只怪自己疑心，才会中镖，如此看来，这位姑娘果然对自己是心存仁厚了。

当时止不住面色也微微泛出一些红来，夏仁奇看在眼里，忽然。动中一动，当下道：“欧阳兄以为这位姑娘人品如何？”

欧阳松摇了摇头说：“初识一面，不便置评！”
夏仁奇想到了司马倩昔日一段温情，内心不免有一些感慨，只是他知道，自己是无论如何不能动这份感情的，否则自己误人罪莫大焉！

想到此，就问欧阳松：“你真要去井阳府会会这位姑娘么？”

欧阳松点了点头，道：“我要还她这支镖，就便还要领教她银镖特技，否则怎能心服？”

夏仁奇浅浅一笑道：“那就太好了，我尚有一封书信托交司马兰，就便烦你带去了！”

欧阳松随口答应了一声，就脱了外衣，不想衣持方启，绣花绢又落了下来，他忙自抬起，偏头一看夏仁奇，苦笑了笑道：“夏兄，你奇怪吧！”夏仁奇含有几分同情地望着他道：“这必是那甘风雨要找的东西了？”

他甚至于藉着绣花绢，可以猜想出欧阳松的一段悲伤身世的大概！

果然欧阳松面上泛起了一片悲凄之色，他那深沉的眼睛无力地看着夏仁奇，道：“你说得不错，他就是要找这件东西，至于他为什么要找，我却不知道！”

夏仁奇坐正了身子，讷讷问道：“这绣花绢是你……”

欧阳松苦笑了笑，道：“是我母亲的……”

欧阳松见夏仁奇一怔，望着他冷然道：“你当然不明白，其实我也不明白，我只知道，我师父临终时，把这绣花绢交给我，说我母亲临去时交与他老人家的，叫他转交与我，将来用以我母子相见时的证物！”

夏仁奇奇怪地问：“这又与那甘风雨有何关系？”

欧阳松纳闷的摇了摇头，凄然道：“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甘风雨和我师父，昔日乃是同门师兄弟，至于他们后来怎么成仇，我也不明白，就这一点，也是恩师临终时才告诉我的……”

顿了顿，他又接道：“我师父还告诉我这绣花绢内秘藏着地址，可以找到我的母亲……”

夏仁奇像听神话一般，认真地听着，插了一句：“那你的母亲是什么时候离开你的？后来见过没有？为什么……”夏仁奇一连串问了几个为什么，自己也觉得不太得体，没有再说下去。

“至……于我母亲既仍在世，为何不来见我，又为什么把我交与师父，我都不清楚，我只知道我父亲早已死了，我是个孤儿，是恩师把我抚养长大的……”

说到这里，他那双虎目内，已噙满了热泪，夏仁奇安慰他道：“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你也不必再多想，眼前既有这件信物可以找到令堂，倒是一件喜事，你不可放过这个机会！”

欧阳松点了点头，长叹一声道：“这是我一大心愿，我师父故世时，要我妥收此绣花绢，尤其防甘风雨偷窃，这一点我真是不明白……”

说着频频叹息不已，旋又道：“我想此中必有道理，也许哪一天，甘风雨能告诉我……”

他冷笑了一声，来回地在室内走着，不时地发出叹息之声，忽然立定脚步，又恨恨地道：“我只知道，甘风雨乃是我师父的大仇人，可能是他逼走了我的母亲，我那位恩师晚年更是时常叹息，可怜他没有过一天好日子。那时候我已下了决心，总有一天我要手刃甘风雨，以谢他老人家养育之恩，可是奇怪的是师父却又不要我这么做。”

“这都是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他重重地在桌子上擂了一拳，发出了“砰”的一声。夏仁奇劝道：“早晚你会明白的，睡吧！”

欧阳松长叹了一声，冷冷说道：“三天之后，我与甘风雨会面之时，也就是我与他分出生死的时候，他如不杀我，我就杀他！”

夏仁奇微微一笑，他成竹在胸地道：“你不会死的！”

欧阳松冷笑道：“这也不一定，那甘风雨在梅岭被困数年，听师父说，已练成了绝世奇功，我只怕还不是他的对手！”

“不过，与其叫我这么糊里糊涂的活下去，还不如叫我死了的好，我真活腻了！”

夏仁奇从小得到的是母爱，母亲关切他们兄弟几个，从衣食到攻读诗书，希望长大成人，“望子成龙”是天经地义的信念，尽管母亲已去世了，他一想到母亲那慈祥面孔和善良温柔的性格，总是感到母亲走的太早了！

夏仁奇提醒道：“你不要忘记，令师交与你的任务，你还要找寻你的母亲，否则你就是不孝！”

欧阳松面色微红，悲凄地道：“什么孝不孝，她都能二十来年不要我这个儿子，把我寄养在师父家里……哦又何必苦苦寻她？”

说到此，热泪滚滚而下，全身瑟瑟颤抖，悲愤已极。

夏仁奇叹了一口气道：“坐下来吧，你太激动了，你可曾想到，也许令堂有难言之隐，天下岂有不爱自己儿子的母亲？这其中必有道理，有一天你见到了你的母亲，也许你会明白这原因的！”

欧阳松忽然以手掩面，号啕痛哭了起来，夏仁奇慢慢下床，拍了拍他道：“不要伤心了，你要想开一点，睡吧，咱们明天再谈，我想令堂既有此绢交你，并有地址在内，这就不难找到，这件事我愿意帮助你！”

欧阳松忽然住声，点头道：“夏兄，我只有你这一个朋友，这件事